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信的喜剧

王无析
著

234.7
50

宝文堂书店

信的喜剧

(独幕话剧)

王无析

人物 龚家琪——女，二十三岁，某农学院新生。
龚母——六十岁，龚家琪的母亲。
龚家珍——二十八岁，龚家琪的二姐，区医院护士。
陈捷行——二十六岁，龚家琪的对象，下乡知识青年。

时间 现代。

地点 龚家二楼会客室。

〔舞台正中偏右处有一门通楼梯。偏左凹进处有一大窗，可俯瞰街道。右墙一门通另室。左墙有二门：一通厨房，另一门通龚家琪的卧室。

〔这是一间知识分子家庭的客室，陈设简洁明快。

〔舞台前方偏右有一小圆桌，围着三把折叠椅；左前方有一长沙发，前置小茶几。

〔右墙靠门处有一高低柜，上有收音机。其它道具根据条件设置。

〔幕启：场上无人。传来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的时代乐曲。

〔幕后传出龚母的声音：“家琪呀！你怎么又变卦了？”声音未落，龚家琪手里拿着书和笔记本，从自己的房间里上场。龚母手里拿着信纸和信封紧紧跟出。

龚 母 三儿啊，妈的好闺女，你已经答应妈给陈捷行写信，怎么又变了？昨儿个晚上好不容易写了两篇纸，怎么今儿个早起又没了？

龚家琪 （故作一本正经）婚姻的事儿不能太草率！

龚 母 （意外地）啊！瞧你这孩子，一阵冷一阵热的。自打你上大学那天起，你二姐不就叫你考虑这件事吗！你总是笑嘻嘻地说：“考虑，一定考虑！”现在到节骨眼上了，你又板起脸来了。妈的好闺女，你就别磨豆腐了。

龚家琪 我的好妈妈，这种信太不好写。再说，学校要进行入学后第一次测验了，我得准备准备功课。

龚 母 不耽误你测验！也不是叫你写长篇大论。你就简简单单地写封信，把你和陈捷行的关系断了就完了。

龚家琪 这几年在乡下，捷行和我风雨同舟，他对我好，连你都说：“三儿在乡下，多亏人家小陈。”现在刚刚上大学，就提出要分手，这话怎么说呢？不说爱情吧，道德上也说不过去呀！

龚 母 这咋叫不道德呢？老干部也有和家乡大字不识的老婆离婚的。你二姐讲话：生活道路不同了，在一块儿只有痛苦。

龚家琪 (笑)这么说爸爸是工程师，你是小学教员，还退休十多年了，爸爸就应该跟你离了？

龚 母 (语塞)你、你这孩子，跟妈说话总是没大没小的！你爸爸那几年蹲牛棚，比我还次三等，我还不得支撑这个家！

龚家琪 看不是，他当工程师没甩了你，你也没在他蹲牛棚的时候不要他。那时，你们彼此看重的是爱情，今天，怎么反要我去看重地位呢？

龚 母 (瞠目)你可别再气妈了，这几天为这事儿，我这头疼病犯了好几回了。唉，说到归齐还不是为了你。那个陈捷行就是再没出息，起码也得弄个回城啊，可他连回城都办不成！人家都往天上飞，他可是一个劲儿地往泥里钻。你要是不当机立断呀，将来还不得把你拖回那泥拉呱叽的乡下去。

龚家琪 你以为捷行真考不上大学呀？人家功课比我强！在乡下都是他给我补习功课。

龚 母 那他为什么不考大学？

龚家琪 人各有志。这二年他正在和北方农研所合作，搞“7679”麦种大面积育种试验。你知道，那是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的一项试验，那也是探灵蛇之珠，掘荆山之玉啊！

龚 母 得了得了，快别提那档子事了，那个“7679”、“8679”的，吵吵了一春八夏了，你大姐也跟着吹，就好象陈捷行一下子要变成陈景润了。怎么样，消停了好一阵子，没听你们吵吵这档子事了。

龚家琪 王冠明珠不那么容易摘到手啊！

龚 母 天上象下雹子那样往下掉珠子也掉不到他头上。别

做梦了！妈活这么大岁数，见的人多了，有没有出息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从来不会错。你跟着他，将来还不得象王宝钏似的苦守寒窑哇。

龚家琪 嘻嘻嘻，你又提王宝钏了，从前爸爸蹲牛棚，你就总是说你好比王宝钏苦守寒窑。王宝钏这个人我倒是很钦佩的！放着宰相府不住去住破寒窑，为的是忠于自己的誓言。

龚 母 可你跟陈捷行不过是朋友的关系，说不上誓言不誓言。

龚家琪 不，妈，（含羞地）我们早就……

龚 母 （紧张）早就什么？

龚家琪 在我离开农场的那个晚上，他送我到车站去，在半道上……

龚 母 （更紧张）半道上怎么样？

龚家琪 我们走到桥边那棵大杨树下……

龚 母 你这个死丫头，快说，怎么样？

龚家琪 嘻嘻嘻……

龚 母 笑什么，到底怎么了？

龚家琪 （害羞地）就是明确了关系呗！

龚 母 就你们俩，没有证人，不算数！跟你说一万遍了，处朋友不合适就拉倒。再说人家小陈也不准愿意等你五年毕业呢，快写吧！

龚家琪 （看表，惊觉地）啊！都快十二点了，这大半天又白耽误了，明天就测验了！

龚 母 （看表）哟，可不快晌午了，你二姐马上就到。妈的好闺女，你就别跟妈推磨了。

龚家琪 等我测验完了再写吧。

龚 母 (发火)哎哟!三奶奶,你是变着法的气我呀!等考试完了,这不又绕回来了么?可气死我啦!哎哟,哎哟,我这脑袋呀,哎哟,要两半啦。

〔龚家琪见状认真起来。她把龚母扶躺在沙发上,然后取来冷水毛巾,给龚母敷在头上。龚母呻吟不止。龚家琪不停地给她换着毛巾。〕

龚家琪 妈,你血压高,可千万别生气。我一会儿就写。

龚 母 (边呻吟边说)妈可不是替女嫌夫,嫌贫爱富的人。妈是为你好,也是为小陈好。

龚家琪 (差点笑出声来,急回头遮过)妈,这我明白。

龚 母 明白,还总是和妈两个没正经!要不妈也不着急逼你写这封信。这不,你二姐今天就要领小丁大夫上咱家来,你把小陈的事弄利索了,咱们就不算一脚踩两只船了。人家眼看就要来了,你还总推磨,妈能不着急上火吗?

龚家琪 妈,信我写,小丁的事先别忙,忙中有错,往后你们再让我退咋办?

龚 母 见面归见面,还是得看你自己对不对心思。快上屋里写信去吧!哎哟,这脑袋又剌上了!

龚家琪 我扶你到里屋躺会儿去吧。

〔龚家琪扶起龚母欲下,突听有人敲门,又将龚母扶坐在沙发上。〕

龚 母 准是你二姐,快去开门。

〔龚家琪前去开开门。〕

〔龚家珍提着提兜上。见龚母异状,一惊。〕

龚家珍 妈,头痛了?血压又高了吧?可不能再生气上火了,(看着龚家琪)弄不好半身不遂谁侍候你呀!

龚 母 我不碍事。小丁大夫怎么样了？

龚家珍 今几个星期天，他上午值班，下午一准来。（看表）
哎哟！可不早啦，得赶快准备准备。妈，那炸丸子的肉馅最好再剁剁，要不炸出来的丸子不圆圆，人家小丁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。

龚 母 你跟三妹说正经事吧，我去收拾菜去。

龚家琪 妈，我去得了，你歇会儿吧。

龚 母 不用你！二姐还得跟你商量事呢，你少叫我生点气就有了。

〔龚母进厨房。〕

龚家珍 信写了？

龚家琪 还没有，这种信不那么容易写呀！

龚家珍 昨儿晚上你不是都写了两篇了吗？

龚家琪 写得不行，又叫我撕了。

龚家珍 大学生这么几个字还不好写？

龚家琪 字倒好写，可人的良心作起怪来，不好对付啊。

龚家珍 哟，你倒是挺有良心的！可人家就不象你了。你想想，小陈若是讲点人道主义，早应该主动提出来断关系。生活环境和道路不同了，总拖着人家干啥！

龚家琪 嘻嘻嘻……

龚家珍 你笑什么？

龚家琪 我想起了《狼和小羊》的故事：狼饿了，羊不主动把自己身上的肉送给它吃——真太不讲人道主义了！
（笑）

龚家珍 好了好了，算你能说，别闲扯了！（把龚家琪按到茶几旁的折叠椅上）来，我说着你写，回头还有要紧的事呢。

〔龚母从厨房出来，到小柜里取一包虾片，经过窗口顺便往下张望，发现了什么。

龚 母 家珍，快来看！上楼这个人是不是小丁？

〔龚家珍奔前看。

龚家珍 不是。吓了我一跳。

〔龚家珍回到龚家琪身边，龚母回厨房。

龚家珍 写吧！

龚家琪 你总在我旁边说话，我写不下去。

龚家珍 好好，我走开，可快写呀。

〔龚家珍进厨房。

〔龚家琪见无人，从兜里掏出一叠信纸，展开读着。这是一封情书。幸福的回忆使她害羞……她情不自禁地读出了声：“亲爱的，我接受你的爱情，答应你的求婚……”

〔这时龚家珍从厨房出来，往茶几上放两个高脚盘子的声音，使龚家琪吃了一惊。龚家琪见龚家珍并未听到什么，放了心。她迅速把信纸摆好，拿起笔来开始写信。

〔龚家珍从提兜里拿出一包糖倒在高脚盘子里，又到小柜里取出苹果，当她经过龚家琪身边时，拿起信纸来看。

龚家珍 （读信）“捷行同志：这些天没给你写信，是因为我上大学以后，咱俩的生活道路发生根本分歧……”好，完全对，就这样写下去！

〔龚家珍说完又去忙着往高脚盘里装苹果，然后，到龚母的屋里拿来一条新桌布给小茶几换上。这时龚家琪的信已经写完。

龚家琪 二姐，写完了。

龚家珍 (正忙着)念念吧。

龚家琪 (读信)“我母亲说：‘咱俩一个是坐喷气式往天上飞，越飞越高；一个是坐老牛破车一个劲儿地往泥里陷。’我二姐说：‘生活道路不同了，藕断丝连只有痛苦。按照一般的道德观念来说，你早应该自觉地提出结束这种不般配的爱情。然而，你又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。’原先，这些话我根本听不进去，经过轮番的苦口婆心的帮助，终于使我懂得了：无论是爱人还是朋友，总得门当户对，地位相当。如一方往高发展了，而另一方原地不动，出现了差别，那最好还是分开。所以我建议结束咱俩的关系。让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分道扬镳吧！祝你愉快。大学生龚家琪。”怎么样，行吗？

龚家珍 行是行，不过何必提我和妈呢？

龚家琪 这么写说明不是我一个人独出心裁，是“公众舆论”迫使我随大流啊。

龚家珍 那“喷气式”啦，“老牛车”啦，最好不要，显得俗气。

龚家琪 (憋不住笑)嘻嘻嘻……这怎么能说俗气呢？这不是用通俗形象的语言，表达你们教给我的高尚思想吗？

龚家珍 这，咳，写就写吧，快写信封吧！

龚家琪 (边写信封边说)二姐，请你上我屋里把浆糊瓶拿给我。

〔龚家珍下。〕

〔龚家琪迅速掏出另一信，与信封里的信相调换。〕

〔龚家珍拿来浆糊瓶。龚家琪把信封好。

龚家珍 一会儿我回家路过邮局给你寄走。

龚家琪 还是我自己寄吧，不用劳你驾了。

〔龚家珍把信夺走，揣在裤兜里。

龚家琪 你……

龚家珍 好了好了，（搂着龚家琪）姐姐现在和你说点正经事儿。我们医院的小丁大夫，他爸爸是我们区的卫生局长，妈妈是管人事的，那真是四通八达的人家，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。小丁人长得贼漂亮，谁见谁夸。在医院里人缘可好了，上可通天，主治医生已经是手拿把掐的了。将来你毕了业，成了专家，小丁当上科主任，那才叫生活哪！

龚家琪 那，咱们家和人家也不门当户对呀！

龚家珍 咳，爸爸是工程师，现在是热门儿，虽说不在本市，可爸爸创造了高层建筑滑模施工法，名声在外，地位也算相当。

龚家琪 就算是勉强相当，可人家小丁也未必能找我这样的人吧？

龚家珍 哟，瞧你说的，你怎么样？（把龚家琪推开几步，象推销员介绍商品那样）大学生，脸蛋漂亮，一米六八——当演员的标准个儿，性格温柔、活泼。我跟他一说，他就满心同意了。

龚家琪 嘻嘻嘻……你这个推销员是光说优点不提毛病啊！我是说，我上了大学就把乡下的对象刷了，小丁就不怕我将来出国留学，该轮到刷他了。

龚家珍 哎呀，你想想就是怪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听说你刷了小陈跟他搞，只有劲头更大！我保准他抓住你就不

能放。

龚家琪 (故作沉思) 嗯——如果小丁是这种人,将来有一天,他要是当上了科主任,而我没当上专家什么的,他可就要刷我啦!他会说:生活道路不同了,得分开了!请走你的路吧!

龚家珍 三妹呀,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?小陈在农村种大地,而你是个大学生!这是不怎么合适,比不得大学毕业配医生——志同道合,天经地义。

龚家琪 不行!我总觉得小丁这个人不对劲儿,你千万别给我介绍了。

龚家珍 (着急) 哎呀,三妹呀!你这是闹着玩儿还是真事儿?

龚家琪 婚姻大事怎么是闹着玩儿呢。

龚家珍 已经约定好了,人马上就要到了!

龚家琪 那不关我的事,我没让你约他。

龚家珍 那是妈叫我找的人家,你就别让妈操心了!

龚家琪 妈操心是怕我再去种二茬地,可没急着要你给我找对象。

龚家珍 这,这还不为你好!

龚家琪 用不着!我今天绝对不见他。

龚家珍 (略一思索,满面春风地搂住龚家琪的脖子) 好妹妹,就算你帮二姐的忙还不行?再说……

龚家琪 我不要听“再说”,你就说我怎么能帮你的忙吧!

龚家珍 你呀,别看你上大学了,世故人情还是一窍不通。你想想,二姐虽然头几年就回城了,可这辈子就总当这么个打针端药的护士?就不兴往上提一提?你二姐夫去年走局里二把手老姜的门子,处方权混到

手了。这个混蛋不但不给自己老婆使劲儿，反而挤对我，说我不要强，没能耐。为这个我跟他打多少架！三妹，你说我能不争这口气么？！

龚家琪 哦，我明白了！二姐夫走的是二把手姜局的门路；你哪，想走小丁他爸爸一把手丁局的门路，对不？

龚家珍 你跟小丁若是成了，咱们就是亲戚了，谈不上什么门路不门路，小丁他爸爸自然就得给我办。你看姐姐都告诉你了，乖妹妹，你就痛快点了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。

龚家琪 嘻嘻嘻……

龚家珍 你又乐什么？

龚家琪 今天我才发现我竟有这么大的用处，能不高兴吗！可是，这一来我更不能跟小丁两个处了。

龚家珍 （不解）为什么？

龚家琪 原来一入龙门，声价十倍！没想到考上大学有这么大的好处。这回我得找个对自己有利的对象，最好他爸爸是管农业的部长，我毕业以后还能再往高飞呀！

龚家珍 好妹妹，别绕着弯儿刁难姐姐了。小丁马上就要到了！

龚家琪 好姐姐，这件事千万别难为我！

龚家珍 （急得想哭）三妹！

〔龚母从厨房上。〕

龚 母 嚷什么？信写了？

龚家珍 妈，信写了。三妹说她坚决不见小丁！

龚 母 三儿啊，人家就要到了，你就见一见吧，也不逼你

今天就跟他成。

龚 母 (边说边到窗口往下望)家珍,快看,这个人是不是?

龚家珍 (跑到窗前)象他,蓝上衣,对!他今天穿的是蓝上衣。

龚 母 哎呀,来了来了……

〔音乐起。

龚 母 家珍,快把沙发垫子整理整理!家琪呀,快把茶几上你那些书拿走!哎呀,你看你那头发,还不快梳一梳!

龚家琪 (拿起桌上的书和笔记本)我谁也不见!

龚 母 啊!三儿啊,你可别气妈了,(用手捂头)哎哟,这脑袋……哎哟……

〔敲门声起。龚母去开门。

〔龚家琪往自己屋里走,龚家珍拦住。

〔龚母开门。陈捷行出现在门坎上。

〔音乐陡然停止。静场。

陈捷行 伯母。

龚 母 啊!你是陈捷行啊?

陈捷行 是我,伯母。

龚 母 你这是……

陈捷行 我刚从乡下来。

〔龚家琪跑过去,接过他的提兜。

龚家琪 捷行,太高兴了!真想不到你能从泥里头钻出来,嘻嘻嘻……来来,坐在这儿。

〔龚家琪把陈捷行按在沙发上,拿给他一个苹果。

龚家琪 吃吧,才下火车一定很渴的,嘻嘻嘻……我妈给你

准备的!

〔龚母拉龚家珍到一侧。

陈捷行 伯母知道我要来? 家玉大姐回来了? 不能啊。我上火车的时候, 她还送我来着; 她也不会来信, 因为她让我给你们带来一封信, 说不另写信了。

龚家琪 (陈捷行迷惑的神情使她感到有趣) 嘻嘻嘻……大姐没回来也没来信。我妈会算!

陈捷行 会算?

龚家琪 (一本正经) 啊, 会算! 我妈连人的前途, 有没有出息, 都能算出来, 还算不出你哪天来? 她还给你准备了几道好菜哪!

陈捷行 你总是好开玩笑。

〔陈捷行打开提兜拿出两瓶酒放在茶几上, 然后在兜子里寻找着什么。

〔在舞台另一端。

龚 母 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, 这怎么办?

龚家珍 可不, 小丁马上就到, 这场面可咋整? 真糟糕!

龚 母 糟糕透了! 得赶紧把他支走!

龚家珍 对, 马上叫他走。

龚 母 可怎么说呢?

龚家珍 可真没法张嘴。

龚 母 小丁马上就要来了!

龚家珍 (一拍大腿) 真倒霉! (突然发现裤袋里的信) 信! 对, 把这封信给他, 他立刻就得走!

龚 母 对, 这更干脆: 当面给他, 还省八分邮票呢。

〔当龚家珍向陈捷行走去时, 陈捷行正把一封信交给龚家琪。

龚家珍 小陈，你过来一下。

〔陈捷行走过去。〕

龚家珍 这是家琪给你的一封信，刚要寄还没寄，你正好来了，物归原主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！

陈捷行 好。（把信珍重地揣到兜里）

龚家珍 哎，小陈，那信的内容是很严肃，很重要，很……反正你现在就得看，而且必须立即作出决定。

陈捷行 作出决定？（不解地掏的信）

〔音乐起。在陈捷行看信的过程中，小提琴协奏曲低回婉转、时起时伏。〕

〔龚家珍与龚母始终象等爆竹爆炸一样地盯着陈捷行，并不断交头耳语。〕

〔陈捷行看完信感到无限幸福。他把龚母与龚家珍的交头接耳看成是对他好意的探问和关切。最后，他深情地望着龚家琪，内心充满感激。〕

〔龚家琪不好意思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到一旁去继续读信。〕

〔陈捷行在沙发上坐下，反复地读着信。〕

龚 母 怎么回事儿？哑炮不响啊！

龚家珍 这人真够上死木头疙瘩了！（走向陈捷行）小陈，信你看了？

陈捷行 （高兴地）谢谢二姐！看了两遍了。

龚家珍 那你的意见呢？

陈捷行 （不好意思地）我，我，我当然……嘻嘻嘻……当然是同意了！

龚家珍 （如坠五里雾中）那，那你得作个决定啊！

陈捷行 这不明摆着吗，我是早就决定了的。

〔龚母在一旁看表，着急。

龚 母 小陈啊，是怎么回事：一会儿我家要来客人……你看……

龚家琪 (赶紧接茬)没有外人！再说什么客人也没有你更叫妈和二姐高兴的了。妈还有好酒哪，一会儿和你喝两杯。

陈捷行 唔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农场生产的高粱酒，给伯母带两瓶尝尝。嘻嘻嘻……刚才家琪说您还准备了不少菜，其实用不着费事，我到这就跟到家一样。

〔龚母茫然无措。龚家珍拉她到一旁。

龚家珍 这人简直呆得出奇，这么和他说还是一窍不通！

龚 母 干脆和他明吹了得了，就说家琪已经有对象了，停会就来，他在这儿不方便，叫他赶紧走。

龚家珍 这些话我可下不得牙，你去说吧。

龚 母 还是你去，我这当妈的……

龚家珍 当妈的才是正管哪，当姐的总是外人。

龚 母 好，我去就我去，事情已经到了这步，不说也不行啊。

〔龚母向陈捷行走去，龚家琪正向龚母走来，二人在舞台中央相遇。

龚家琪 妈，大姐来的信。

龚 母 你看看就行了，没有要紧的事。(欲走)

龚家琪 妈，这里的事可重要了，你看看吧。

〔龚母接信，掏花镜，发现花镜不在身上。

龚 母 你给我念念。

龚家琪 你叫二姐念吧，我还得向捷行打听打听我们农场的事呢。

龚 母 真是越忙越来事。(转身向龚家珍走去) 家珍你念念, 有什么要紧事?

龚家珍 (接信, 漫不经心地) “妈妈: 告诉你个特好消息: ‘7679’ 试验成功了!” 哼, 又吹上了!

龚 母 念下去。

龚家珍 “农业科学院调查组现场报告证实: 种子完全合乎国际标准……”

龚 母 不得了, 不得了。

龚家珍 (瞪母一眼) 用得着大惊小怪的!

龚 母 念, 念。

龚家珍 “调查组高度评价捷行同志艰苦卓绝、锲而不舍的劳动态度和创造性的工作精神……”

龚 母 这孩子是有那么股子犟劲。

龚家珍 你总打岔, 我不念了!

龚 母 念, 念, 念下去。

龚家珍 “调查组建议调捷行到科学院去, 参加这个项目的推广、研究和论文的写作工作。这些, 农业科学院党组都批准了……”

龚 母 都批准了?

龚家珍 “这次北方农研所派我到捷行他们这儿来, 主要是安排捷行走后, 这个农场的青年科研组的工作问题, 现在办得差不多了, 一两天就可以回去了……”

龚 母 完了?

龚家珍 “在欢送捷行进京的大会上, 农场党委宣布, 批准了捷行同志的入党申请。”

龚 母 妈呀! 入党了, 还调到北京写论文! 这可不得了啦。这论文一发表, 陈捷行真要变成陈景润了。这